本版编辑：史小今
E-mail：m2@studytimes.cn
Tel：010—62804757

世界经济

人民币加入SDR的积极意义及潜在挑战

□ 陈建奇

2015年11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之后被纳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此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对此进行了多方评论。然而，SDR从1969年创建至今已经运行46年，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低调运行，SDR在业界的影响十分有限，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只具有象征意义。如何客观评估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这不仅需要进一步厘清SDR与人民币的关系，还应从深层次上探讨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的积极意义及潜在挑战。

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提升SDR稳定性的客观诉求

追溯SDR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SDR的出现并非偶然。20世纪60年代，美元爆发两次危机倒逼世界各国寻求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1969年创建的SDR与黄金保持固定的兑换关系，SDR曾经被称为“纸黄金”，一度被认为是解决美元不稳定问题的重要举措，公众期待着SDR发展成为比美元更加稳定的有竞争力的国际储备资产。然而，如果推动SDR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将影响美元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并不热心推动SDR，SDR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28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及对外贸易的大幅扩张，人民币已经在双边或者多边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民币贸易结算、沪港通、离岸中心的全球布局等战略的稳步实施，促使人民币在国际经贸领域的支付、融资等方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来人民币相比其他大国货币呈现出稳步升值的特征。如果SDR不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其货币篮子，那么SDR相比其他大国货币更具竞争力的特性将难以保持。对此，IMF在2010年开始讨论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问题，这是保持SDR竞争力的客观诉求，也是提升SDR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当然，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也要求人民币满足其特定条件。如果人民币无法满足贸易大国及货币自由使用等条件，那么盲目将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反而可能影响SDR的计价。而且，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很低，那么基于包括人民币在内的货币篮子测算得出的SDR价值可能出现有偏性。中国政府为了促使人民币更加顺利地加入SDR的货币篮子，今年以来着力降低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门槛，同时极力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改革，促使人民币各项指标更加符合或者更加接近IMF的相关标准，因而IMF才可能在今年将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



不要高估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

可以说，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保障SDR稳定性的重要举措，也预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等中国金融改革得到了IMF的认可，但不能因此得出人民币国际化大幅提升等重要结论。客观来说，SDR并非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直接原因，否则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就可以通过让其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而实现国际化。澳大利亚货币及加拿大货币都没有进入SDR货币篮子，但这两个货币都是国际货币，预示货币进入SDR并非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中国的金融改革得到了IMF的官方认可，同时也为全球传递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未来人民币等相关市场化改革仍将持续，因为SDR要求相关的篮子货币遵循市场原则，否则可能会由于影响SDR的稳定性而被淘汰出货币篮子。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有助于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竞争力。

虽然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对人民币有积极作用，但不能高估其对人民币的积极影响。从竞争力来看，如果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促使SDR成为比美元、人民币等更加稳定的储备单位，那么伴随着SDR的发展强大，各国的储备资产及支付结算将逐步由主权货币转向SDR，由此将倒逼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功能的逐步退化，这与当前中国倡导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可能是矛盾的。同时，SDR的发展强大也将影响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欧洲等国际货币体系主导者也不会支持SDR的较快发展，因此，短期内借助SDR的深化使用来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并不现实。

观察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各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归根到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通过加入SDR货币篮子或者其他政策手段来推动。尤其是自从货币与黄金等实物脱钩以后，各国货币汇率波动显著加大，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在于货币稳定性及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势地位，尽管与石油美元结算等因素有着重要关系，但客观上还在于美国强国经济的保持及美元相比其他货币更加稳定的事实。人民币未来能否较快提升国际化水平，不是通过加入SDR所能实现的，而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宜过高期待借助加入SDR货币篮子来大幅提升人民币等货币国际化水平。

警惕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所滋生的风险

在肯定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应看到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按照IMF的计划，2016年10月正式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届时人民币成为测算SDR每天价值的重要货币之一，人民币汇率及利率波动将开始影响SDR。由于SDR是IMF成员之间在IMF储备的记账单位，SDR必然要求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所有篮子货币的波动尽量少或者免受政府干预，因而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等改革将成为重中之重。虽然此举有助于倒逼中国金融开放体系的更快构建，但也可能由于金融体系不完善而滋生潜在的风险。

从利率角度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要求人民币利率更加市场化，也意味着政府以后的利率调控空间可能缩窄。目前虽然中国已经完全取消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未来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曲线形成等方面的机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利率将逐步接近自由浮动的市场化水平。然而，利率市场化潜在的风险并未完全释放，重要原因在于当前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促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较为充裕，商业银行存款或者市场资金拆借等利率都没有明显的上行压力，但未来如果通胀压力上升，那么货币政策的缩紧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抬高利率而竞争资金，尤其是小型商业银行可能由于其风险相比大银行高而面临存款利率大幅上行的问题，由此可能加大商业银行等负债成本，促使商业银行面临经营困境，不排除部分小型商业银行面临经营难以持续的风险。

从汇率角度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可能继续倒逼其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速，但人民币汇率是否已经接近均衡水平仍然有待观察。目前还较难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已经处于均衡水平，如果未来为了保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竞争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那么人民币汇率可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改革时所引发的汇率波动预示人民币汇率风险不容低估，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所滋生的汇率风险应受到重视。

从系统性风险来看，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可能引发资本跨境更大规模流动，进而通过影响股市、楼市等渠道而增大系统性风险。2015年6月份以来的股市波动及8月份的汇率市场波动都警示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须进一步提升。如果未来国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波动，那么股市或者房地产等市场的资金可能加速跨境流动，这对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将构成负面影响，而在当前依然实施功能性分业监管的情况下，资金跨境大幅流动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不宜低估。

英国工业2050战略重点

□ 张 蓓

英国当前有众多宏大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存在合作契合点。“英国工业2050战略”就是其中之一。

重点内容

该战略的载体为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推出的报告《英国工业2050战略》（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a new era of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the UK），是“远见”（Foresight）项目中的一个。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的职能是为政府政策和决议提供基于科学实证和战略思考的信息参考，而“远见”项目是其旗帜性的产品之一，旨在利用最新的科学证据，为复杂问题提供分析，提出政策选项。“远见”项目的议题广泛，包括城市发展、产业发展、人口、灾难预防、气候变化等等，特点是要进行两年的深入研究、取证范围广泛、采用长期视野，一般为20—80年。

《英国工业2050战略》就是定位于2050年英国制造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研究，通过分析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英国制造业发展与复苏的政策。报告展望了2050年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并据此分析英国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科技改变生产，信息通讯技术、新材料等科技将在未来与产品和生产网络的融合，极大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甚至使用方式。报告认为，未来制造业的主要趋势是个性化的低成本产品需求增大、生产重新分配和制造价值链的数字化。这将对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制造地点、供应链、人才甚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报告提出，制造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制造之后进行销售”，而是“服务+再制造（以生产为中心的价值链）”，提出了未来英国制造业的四个特点：一是快速、敏锐地响应消费者需求。生产者将更快地采用新科技，产品定制化趋势加强。制造活动不再局限于工厂，数字技术将极大改变供应链。二是把握新的市场机遇。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将增大全球需求，但英国的主要出口对象仍然是欧盟和美国。高科技、高价值产品是英国出口的强项。三是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全球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环保管理完善、消费者消费理念变化等种种因素将可持续的制造业获得青睐，循环经济将成为关注重点。四是未来制造业将更多依赖技术工人，加大力度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报告也向英国政府建言献策，提出了未来需要政府给予关注的三个系统性领域，包括更加系统、完整地看待制造领域的价值创造，明确制造价值链的具体阶段目标，增强政府长期的政策评估和协调能力。这一报告的出台将英国制造业发展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战略提出的背景

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重要性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地、现代工业的摇篮，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英国制造业经历巨大变革，“去工业化”现象明显。制造业对英国经济产出的贡献从1970年的30%下降到2014年的10%。制造业从业人员从1966年的900万到2011年的300万。英国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分量下降主要是因为服务产业的强势上升。自1997年以来，英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只下降了2%，但同一时期服务业却上升了59%。然而，英国仍然拥有一批研发创新能力强、极具竞争力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制药等领域。因此，几十年来英国基本满足以金融服务为中心、制造业退居二线的经济发展定位，尽管英国制造业在研发、投资、世界出口份额中的指数都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向。

这一情况持续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破裂的金融泡沫、迟缓的经济复苏，让英国重新认识制造业在维护国家经济韧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强大的、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往往能让一个国家更快从衰退中复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财政大臣奥斯本在2011年春季预算报告中提出，制造业是英国经济复苏的核心，英国需要“英国制造”“英国创造”“英国发明”“英国设计”，需要“制造者的前进来带动英国发展”。这一背景催生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

实施情况

除了高屋建瓴的战略之外，英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间推出了不少制造业产业政策。其中包括“高价值制造发射中心”（High Value Manufacturing Catapult Centre），主要利用七家位于英国各地的研究中心为公司开发、营销产品提供设备、技术和信息。“高级制造供应链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itiative）提供1.25亿英镑的基金，鼓励供应链和主要生产商的协同分布。“制造咨询服务机构”（Manufacturing Advisory Service）为制造商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提供专业指导。该机构此前由地方政府主管，现在由英国政府接管。“地区发展基金”（The Regional Growth Fund）主要为有潜力的项目提供投资。截至2014年3月，该基金已经提供了15亿英镑资金，很多都流向了制造企业。此外，英国政府还以很大力气鼓励制造业就业。英国商业革新与技术部就发起了众多项目，目的是塑造“制造业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形象。

英国政府的政策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鼓励制造业回流。为了吸引更多之前将生产环节迁至海外的本土生产力回流，英国政府选择帮助制造业企业削减成本，例如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直接降低英国公司的税费。在此背景下，有一部分英国企业选择将海外产能转移回本土，包括约翰-路易斯百货商场、霍恩比玩具模型公司、列顿集团等生产商纷纷将其海外的生产基地部分转移回英国本土。二是保证制造业发展质量。英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不是量的累积，而是着眼高价值战略。2011年，英国政府就确定了制造业的五大竞争策略，即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加快技术转化生产力的速度、增加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帮助企业加强对人力技能的投资、占领低碳经济发展先机等。同年3月，英国政府还宣布投入5100万英镑，在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下建立9个创新制造研究中心。其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意愿初见端倪。《英国工业2050战略》也主要将高价值制造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是为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人才培养和新兴市场开发。

前景

由此可见，以《英国工业2050战略》为代表的提振制造业努力，不是试图将英国带回上世纪的那种工业发展模式。英国可能再也不会拥有大的制造业基地，不会成为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以造船、钢铁、矿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终究属于过去的时代。英国“再工业化”着眼于制造业未来发展，为英国经济再打造一个引擎。

而英国提振制造业的努力可能成为中英“黄金时代”合作创造契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的背景是中资走出去、中国制造产业升级、创新发展，英国提振制造业也反映了这个老牌工业国家对投资、基础设施升级、科技创新合作的种种需求。中英的战略契合将在未来带来更多合作机遇。

环球瞭望

人 物

共和党难题：唐纳德·特朗普



□ 肖 河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喜欢受万众瞩目。虽然他自小就精力充沛、野心勃勃、难以管教，但是在生活轨迹上却也选择了非常传统的“子承父业”，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就读时他就早早加入了父亲弗里德·特朗普在纽约市的不动产公司。甚至在婚姻大事上，特朗普也和从德国迁来美国的父辈们一样，都娶了一位“外国人”。他的母亲是苏格兰人，而他的前三个孩子的妈妈则是为了居家移民而嫁到加拿大、随后再结识特朗普的捷克女性。就如同很多美国梦的故事那样，出生于1946年、从小深受家业熏陶的特朗普果然在第三代将家传的不动产生意发扬光大，并且将触角延伸到了酒店、娱乐、运输等行业。

稍有不同的是，在接受别人的注目时，特朗普似乎既不介意对方的身份，也不在乎是否会引来批评，丝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因此在度过了90年代初的严峻地产危机之后，他也终于跨界到了大众娱乐界，充分满足了自己年轻时的好莱坞之梦。在2003年，特朗普不仅制作了全美广播公司的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还亲自担纲主持。节目播出之后，不仅在全美备受追捧，甚至在当年就传到了中国。此后该节目一播就是15季，这使得在2015年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特朗普在按规定向竞选委员会汇报时表示仅是在14季节目中就收获了高达两亿美元的酬劳。经此，商人特朗普也成了明星特朗普。

成为家喻户晓的大众传媒明星后，这位“不动产之王”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过好几次政治票友，但是那时的唐纳德·特朗普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讨人厌”的美国富翁，这一点和他支持过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倒是如出一辙。在2012年的选举中，特朗普对于同为成功商人、拥有企业经验的罗姆尼颇为看好，其女儿、社交红人伊万卡更是公开称赞这位共和党州长“拥有丰富的商业智慧”，而这正是“极端重要并且不幸为当前政府所欠缺”。不过，美国人民显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位兼具企业界和州长经验的候选人，在选战时不小心真情流露，说出了不少“人穷都是因为工作不努力”之类的话，平白拖累选情。

简而言之，虽然人人都想当富翁，但是一旦到了美国政治圈，摆出一副“我和你们不一样”的姿态绝对不啻于自杀，选民想要的起码得是一个愿意装扮成“自己人”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政治职务也就与爱出风头、炫耀财富的特朗普天生无缘了。尽管在1988年、2004年和2012年都放出过他要竞选总统的风声，2006年和2014年也有过参选纽约州州长的传闻，但是特朗普最终都未敢一试。其所赢得唯一选战胜利，可能就是在2000年获得了当时微不足道的“第三势力”改革党在加州的初选。因此，无怪乎在特朗普于2015年6月16日宣布参选后，美国评论家普遍认为媒体对他的关注仍然不过是“三日天下”而已。因为，特朗普确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常见的爱出风头的有钱人，一个虽然对共和党有好感、但是每逢竞选还是会给两派候选人都送上捐助的普通金主。

正因为如此，拥有一头银黄色头发的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持续性的“大放异彩”既让媒体跌破眼镜，也让共和党的大佬们苦不堪言。比起最终当选，似乎特朗普更看重在这一过程中的曝光率，因此“政治不正确”的话也常常是倾巢而出。歧视女性、攻击移民、对穆斯林群体口出狂言，可以说已经把影响大选的各种亚群体得罪了一个遍，唯独引来了共和党内最保守、最不信任大政府的部分人的叫好。截至目前，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已经把共和党内的其它候选人攻击了一遍，甚至就连此次并未参选的麦凯恩也没有放过，这种“杀敌半百，自损一千”的做法也使得质疑他是民主党派来的“内鬼”的阴谋论一直挥之不去。可以说，特朗普已经成为了共和党必须要妥善作答的一道难题：到底是尊重党内民意，打一场注定会失败的“自杀性”选战，以使得党内的极端派冷静冷静，还是从务实政治的角度出发，冒着严重损伤合法性的风险，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推动“换普”。总之，这绝不会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然而，不管结局如何，特朗普本人恐怕都会对这段经历心满意足。